

单人独骑承德行

● 池道（计 02 班）

83年9月初，我们计02班的三个同学相约，在月底中秋节的时候骑自行车去承德。月底，那两位同学因故不能成行。这不，旅行还没开始，意外已经来了。

我很任性，真的舍不得蓄谋已久的骑车出行，另外呢，心里还隐约有一点想探求大清兴衰的兴致。我选择坚持。好吧，就按既定计划，披上军用雨衣，用自行车后座夹上平时的书包现在的行囊，带足粮草，独自出发。

于是，这个坚持留下了一段难忘的记忆。整个旅行，不断有让你惊奇的见闻和感受，让你感慨校园之小和世界之大。这是一次充满意外的、开阔视野的旅行。

第一天

晚上10点，从公主坟家里出发，轻描淡写地跟父母说回清华。

出了海军大院，却没往北走，而是沿着长安街一路向东。骑过灯火辉煌的天安门，到大北窑往北，经东三环到三元桥，然后上京密路，杀奔东北方向。

原本以为祖国大地都是有路灯的。不曾想过了潮河大桥，路灯突然就没了！前方漆黑一片！此时已是夜半子时，我愣在了桥头。

返回？不能接受。继续？莫名的忐忑。怎么办？

义无反顾，继续前进，断然踏入茫茫夜色！一路惊吓若干，自不必说。

第二天

凌晨6：00许，在穿过密云县西半部的平原之后，雄浑的大山模模糊糊地横在面前。天色依旧，望着漆黑的山口，想起孙子“兵不居险地”的兵法和毛主席他老人家“不打无把握之仗”的谆谆教诲，没有贸然闯入。另外，骑了一夜，早已人困马乏，需要稍事休息。

路边是大片的农田，玉米已经收获，地里是一垛垛的玉米秸。于是，黑暗中选择一垛玉米秸，放倒自行车，裹上军用雨衣，右手插在雨衣兜里握住蒙古匕首，倒头睡去。

满天星斗下，荒郊野地里，躺着一位清华同学。这是真正的露宿。

一觉醒来，天已大亮。看表，6：30！只睡了半个小时！？虽然诧异，然而这却是我最美的一觉，大爽！

大山的形状清晰了，就在眼前。于是，上车，进山。

一进山口，路旁就有一个小店，一对老夫妇在卖早点。大喜！虽然带着不少月饼，夜里也几次补给，但是，又见到人烟的喜悦和油条米粥的亲切，还是让我立即停止了前进。想起八食堂那因为一贯晚睡晚起而成了近乎美丽传说的油饼，于是，停好自行车，要来油条若干。不幸的是，这大山里的油条与咱清华的油饼不是一个概念：硬得难以咬动！这是我吃过的最硬的、也是让我开了眼界的油条。

骑车走山路，上坡下坡，峰回路转，自不必说。时值中秋，东北风盛行，一路顶风，更多了几分消耗、也多了几分对季风的体会。

下午两点多，正在困乏已极之时，转过一道山坳，远处山顶上的雄伟长城赫然映入眼帘，精神顿时为之一振！北京与河北交界的古北口到了。

原本以为要伪装成进京赶考的落魄举子，找个老乡家打尖借宿，却发现古北口竟也有一座旅店，不叫龙门客栈之类，而是一个什么什么招待所，宽敞洁净还负责叫早（当初手边哪有闹钟！），真的很意外。价格如何？猜一猜？五毛钱一天！不过是当年清华食堂里一个低档小炒的价钱。

安营扎寨完毕，爬长城去！全套的野长城，那种沧桑厚重，与人工修葺过的长城不可同日而语。

在半山腰与放羊的老汉聊古北口的抗战，聊困难时期的口粮，聊“文革”时期村里怎样闹革命，也聊田间地头农民手中的原始农具、养羊的学问和羊毛的价钱等，总之，话题散漫而随意，真是大开眼界，收获多多。只感慨校园之小，世界之大，人人皆我师焉！

第三天

凌晨5:30起床，6:00之前已经独自上路。骑行不远，进入河北。我想，以这样的方式离开北京，是第一次，也永远不会有第二次。

天还是黑的。路边村口的矮墙上，一只雄鸡在朦胧中昂首报晓。山坳里慢慢飘起袅袅的炊烟。

河北的风情与北京又有不同，路旁的生活气息似乎更多了一些。

在一个村口，遇到两个五六岁的孩子，大一点的是个女孩儿，叫凤儿；小一点的男孩儿叫凤儿，是小姐弟俩。我停下车子，取出一个苹果，一个鸭梨，给那两个浑身泥土、脏兮兮但极纯朴极可爱的孩子，我自己也拿出水和干粮，就这么一边闲聊一边休息。那种享受，永远刻在了骨子里面。

还有一个深深的印象：那是在古北口外，一张铺在马路旁边的黑色狗皮，一个10岁左右的小姑

娘趴在上面用木制的梳子梳理。我一个人骑车经过，那小姑娘像是看到了天外来客，用那么大大的、那么黑黑的、那么亮亮的、干净的大眼睛，好奇地注视着我，又目送我远去……

这是一个埋没在小山村里的聪明小姑娘！现在三十多年过去了，她也许已是有了几个娃儿的中年村姑。当时心中感慨，这小姑娘要是生在城里，要是接受良好的教育，或许也是能上清华的……

中午在某村饭馆吃饭时，邂逅一位承德老乡。他告诉我说，避暑山庄里面就有招待所，他们村某某姑娘在那里工作。哦！长知识！避暑山庄不是公园吗，里面竟还能住人？转念一想也对，这山庄原本就是给当年避暑之人住的。向导的意义果然重大！

下午4点到达承德，找到避暑山庄，推着老破的二八飞鸽就往里闯。检票员阻拦：“票呢？”。我说“是我是我！”，然后进驻避暑山庄。我满意地点了点头。

第四、五、六三天

住在避暑山庄，遍历澄湖、金山、外八庙和并不矮小的城墙。白天浏览大清先帝的遗迹墨宝，吟诵湖边的“飞燕掠波，游鱼吹沫”；夜晚披着军用



校园全景



承德避暑山庄

雨衣，独自在诺大的山庄里信步游荡，欣赏那宁静的中秋明月；还在蒙古包痛快地驰骋了蒙古骏马。记得那是平生第一次骑马，是两块大洋一圈的高消费。不记得骑了几圈，只记得忽儿会想到那五毛钱一天的古北口：在这里骑一圈够在那里住上四天四夜！总之，美不胜收，不一而足。

奇怪的是，到避暑山庄不久，车胎就被扎破。正好不想再骑，修好车子，直接托运回了北京。

第七天

火车返京。坐了一夜硬板儿，次日凌晨回到了北京。

一周之后，东区9号楼423，收到提货单：我的座驾到了。

在北京站，看到被草绳缠裹得严严实实的自行车，十分惊讶：托运哪怕这么一辆老旧自行车，也认真负责到这样的程度，与对待崭新的物件完全一样！

想来如果不是偶然动了托运的念头，也就在不知不觉当中失去了见到此情此景的机会。

就以这个意外而美好的感慨，结束这次圆满的

承德之旅吧：那是一个虽然节奏缓慢、效率不高却踏踏实实、认真负责的年代。

后记

很多细节记在本本里，那不叫游记，只是看到什么就记下来，想到什么也记下来的习惯。当年没有电子版，更没有App，后来遗失了，想起来颇有一点心疼！更早丢失了的，是一路上采撷的标本，有好几种没见过的昆虫，没见过的花草……

独自出游的好处是，想走就走，想停就停；想走多久就走多久，想停多久就停多久；是真正的信马由缰，自由自在。

我从来都认为，不旷课的学生不是好学生。所以，虽然在生硬的、削足适履的教育环境中读书经年，倒也保持住了自己的天性。

对于顶天立地来说，顶天很难，立地更难。立地是根，顶天是果。无根则无果。立地扎实，顶天可图。立地不实，而能顶天者，未之有也。

天性，是最根本的地。守住天性，至少你还是健在的你。天性一旦失去，自我尚且不存，谈何天地？谈何人生？⁸⁰